



【实录】

□雪樱

三十年后，我再见莹莹，已经完全认不出她的模样。她穿着宽松运动装，栗色短发，金色皮包，腆着肚子，怀里抱着一个四五岁的男童。旁边站着的女孩高过她的肩膀，身着破洞牛仔，戴墨镜，挑染过的酒红色头发遮住半边脸，不时低头刷手机。女孩抬手的瞬间，阳光直喇喇地照射过来，我瞥见她手腕处碗口大的文身。

“还认识我吗？你没怎么变，我都胖得不成样了，时间过得真快啊！”莹莹主动打招呼，龢龢地说道。我不知该怎样接话，愣了片刻，说，“你这是幸福的模样！是啊，我们都成大人了，再也回不去了！”这时，女孩把手机一扬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我说不回来吧，无聊死了，一会儿我自己坐车回去！”莹莹强颜欢笑，大声说：“快，带着你弟弟去玩玩。”

莹莹以前与我姥姥家住邻居，又与我同龄，小时候我

## 你好，莹莹

俩形影不离。儿时，每次我回姥姥家，我们都腻在一块，我几乎长在她家里。秋收时节，大人们都在地里抢收玉米，我和莹莹在院子里玩，我当售货员，举着秤杆子吆喝，她当买家讨价还价，惹得院墙底下的老狗叫个不停。莹莹像个假小子，爬上滚下，掏鸟雀、烤玉米，样样都行，衣服上总是沾满灰尘，脸上经常挂着两行鼻涕。她说话鼻音很重，总是龢龢的，我经常学她。傍晚时分，下地的人还没回来，我俩饿得肚子叽里咕噜，此时传来敲梆子卖豆腐的吆喝声，莹莹跑出去喊住卖豆腐的婶子，先赊上两块豆腐，回来倒进两个粗瓷碗里，倒一点酱油，几滴香油，轻轻一拌，香气四溢，我俩就狼吞虎咽吃起来。莹莹的妈妈腿有残疾，在村里小学门口卖零食和冰棍，我没少吃她塞给的冰棍。

最后一次见莹莹，是我升入初中后。当时村庄面临拆

迁，我跟着舅舅去菜园里转转，摘了些老来少芸豆，割了几把嫩韭菜，在大坝边遇见了正帮母亲浇菜的莹莹。或许是觉得自己一身农家装扮，与我的高领毛衣、喇叭裤、圆头红皮鞋形成反差，莹莹低头大步走过去没有吱声。我只顾着看她，一不小心双脚滑进了河沟里，满裤腿沾满泥巴，被母亲连声嗔怪。如果我知道此后菜园会被夷为平地，我一定会多呼吸几口田间的清新空气，多踩几脚河沟里的泥巴。

后来，我们都长大了，都把以前遗忘了。似乎，回乡就是把过往的脚印一一捡拾、抻开、重温，然后封存在记忆的魔盒里。听母亲说，莹莹后来上了个普通的中专，毕业后就结婚了，嫁到河北，先后生了三个孩子，生第三个就是为了要个男孩。她丈夫跑长途客运，整天不在家，她自己带大三个孩子也是满肚子苦水。当年村里动迁时，莹莹

正在闹离婚，她曾回来问过，想把户口重新迁回来，或低价在这里买处房子，自己带着孩子过，最终没成，还闹得不愉快，与母亲和哥哥好几年不走动。

听到这里，我不禁回想起一件往事。10年前父亲在省城医院住院时，曾在病房遇见村里的春晖叔，按辈份我应该喊他春晖爷爷。因为分房子里闹纠纷，他脑干大出血进了医院重症监护室，几天后抢救无效撒手而去，病房外的众子女哭声似乎要掀翻楼顶，让人听得五味杂陈。春晖爷爷是厨师出身，周围村庄谁家红白喜事都请他出面掌勺，什么场面他都经历过。很多人都为他感到惋惜，觉得这样离去太不值得。

与莹莹重逢，使我感慨万千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看到的乡村只是浮浅的一角。城市在变，乡村也在变，但内在的人性进化很慢很慢。卑微是大多

数人共同的命运——莹莹的委屈与痛苦，我也有，只不过换了一种形式呈现。媒体人袁凌曾在书中回忆外婆和妈妈：“她们不是时代的纪念碑，也够不上无名英雄。像土地一样，不反射光线，但质地无可怀疑。她们又是田地中的脚印，收集了汗水和收获的重量，标明世代生活的路径。没有她们，我无从确认真实的方向。无论走多远，我的文字小径是从她们开头。”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们都是被乡村的“奶”喂养大的孩子，每一次返乡都是对童年的指认和对未来的探照，在乡村的包浆中接受生命的滋养，在精神反刍中获得卑微的力量。如此，卑微也是慰藉，是永恒。

临走时，莹莹笑着对我说：“听说你当了作家，会不会把我们这些人也写进去？”我愣在原地，没有作答，耳畔传来小区广场舞刺耳的震天声响，内心一阵轰鸣。

## 秋 虫

□高绪丽

城里的季节不那么分明，到了二八月，更是乱穿衣。不像在乡下，季节摇着橹哼着古人的歌，摇摇摆摆就来到身前，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。”

半个多月前，小区门口的菜市场里，陡然增加了地瓜、花生、芋头等新鲜秋产品，上前打听价格，花生卖到15元两斤。我打电话回家，父亲说，咱家的花生蔓绿油油的，花生果还是一包汤呢。言外之意，花生还早着呢。过了些日子，再打听，已经便宜到5块钱两斤。

村里陆续有人家开始刨花生了，父亲一天两趟去地里转悠。回来了，母亲问：“好了吗？”父亲继续低着头摆弄他的手扶车，嘴里说道：“再等两天看看。”

白露早，寒露迟，秋分前后正适宜，说是种麦子。种麦子之前要先刨花生倒地儿，刨花生就成了这个季节第一份沉甸甸的收获。

母亲说：“诗有诗经，买卖有买卖经，种庄稼也得有种庄稼的经。”麦熟三朝，稻熟一晌，花生要是好了，不过三天两日。落花生、落花生，顾名思义，花生要是真的好了，就落了，不值钱不说，吃到嘴里还有一股味道。但要刨早了，花生果不饱满，紧要关头掉了链子，这一年努力也白费了。

村里已经开始刨花生的那户人家在街上捆花生，女人用包头巾给自己裹了个严实，花生蔓敲打铝合金架子，发出“啪啪啪”的清脆响声，在村子里传出很远。有人走近，女人仿佛自言自语道：“地里涝了，花生蔓死了，没法子。”说完，任那清脆的响声在街道上回响。

我回去帮忙刨花生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已经抖搂完一块地了。抖搂花生不是重体力活，但也累腰累胳膊累腿，对我这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来讲，不亚于一次考验。我已经打怵有些日子了。

那日，同事春姐劝我，曾经她也对农村那些活儿愁得要死，心里常想什么时候父母都不种庄稼就好了。现在，她的父母年纪大了，种不了庄稼了。以前她自己家里从来不会为白面、花生油犯愁，

只要没了，回老家，父母自会为她准备妥当。现在，她吃的每一样都需要花钱去买。蒸馒头用的苞米叶，买的她嫌弃，打算亲自回乡下找户人家，以帮人家扒棒子为由，顺便扒些苞米叶。春姐说，现在她倒宁愿家里还有农活要干，她还是那个不用为米、油犯愁的孩子，她的父母亲也还不老，时光依旧美好如初。

常年在乡下劳作的父亲，不仅腿痛，还有腰肌劳损的老毛病。父亲趑趄着身体，用手扶车将花生犁一遍，再弯下腰身，同母亲一起扯着花生蔓抖搂花生。时间长了，父亲的腰受不了，便双膝跪地，一点一点地往前挪，一边挪，双手还不停歇地抖搂花生，然后将抖搂好的花生往旁边码好，再挪，再抖搂，再码……即便这样，我与母亲的速度也不及他。

我见不得父亲如此劳累，这个季节的活计，能拖垮一头牛。我同父亲说话，让他讲讲以前的故事。父亲说，他十一二岁的时候，已经开始帮家里干活。每天放学后去搂草回来喂牛，秋天罨花生、罨地瓜，麦收时捡麦穗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。生产队那时也种花生，都是先用牛在花生地里耕拉一遍，然后分段让小学生们负责抖搂。那时候学生们没有暑假，但有秋假，也得干农活。

抖搂花生的时候，经常会看到一些秋虫，看到蚂蚱和蛐蛐。它们扇动着轻薄的翅膀，忽然蹦到你的跟前，然后，仿佛后知后觉，再蹦几下，蹦出你的视线。想起以前的自己，常常在这个季节，同玩伴一起去地里抓这些秋虫，有时不全是为了用锅底灰烧烧打牙祭，更多时候是喂给了门口那只下蛋的老母鸡。后来读《诗经》，读《国风》读到“螽斯羽，薨薨兮。宜尔子孙，绳绳兮”，忍不住感慨，人间一遭，众生不易，我对同样走过两千多年的它们刮目相看。

这个季节的天空，蓝得好像天鹅湖里的水，望一眼，深陷其中，欲罢不能。阳光穿过一团乌黑厚重的云层，投下来便是光芒万丈。“啾啾”的秋虫声在耳畔汇成一首歌，我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小小的秋虫，可以用身体感知季节的温度，把身体隐匿在秋草丛里，然后欢快地迎接整个秋天。



## 静对烦恼人生

【世相】

□安宇

午间听阿瑞提起自己巨婴一样的二弟。她的二弟跟老婆都已年过三十，却一点为人处事的边界都没有。夫妻俩将两个孩子全扔给父母，一个月也不见一面；二弟当初选择开公交车的路线时，还专门卡着阿瑞租住房子附近的站点，为的就是两个人都可以在阿瑞家免费吃喝。阿瑞原本以为他们来一次两次也就罢了，不想他们一住就是一年，完全将这里当成自己的家。

当阿瑞指责他们生了孩子不管时，他们还振振有词，说老人带着挺好啊，省心还安全。阿瑞说，你们从来不带他们到城里玩一次，孩子见不着爸爸妈妈，那何必生他们呢？不想，他们很快就“管”上了，真的将孩子带来了，只不过，是带到了阿瑞的家里。还好，阿瑞新买的房子很小，仅够一家三口居住，所以装修完没多久，阿瑞就赶紧搬离了原来租住的房子，并明确告诉二弟，以后除非刮风下雨下雪，不要再来蹭饭了，我有我的生活，你们也应该有你们的……

听完阿瑞的人生烦恼后，我赶着去电视台录制一台晚会的圆桌访谈。一进门，就见导演、调度、场务都在声嘶力竭地喊着，嗓子干得能听到里面嘶嘶啦啦燃烧的声音。导演头发灰白，是一位看上去温和谦逊的中年人，但沟壑纵横的脸上，还是写满了疲惫和倦怠。他不停地走来走去，跟刚刚抵达的嘉宾做着沟通，语气平和，态度诚恳。但我还是敏感地捕捉到，平静的水面之下，隐匿着一座被吵嚷、喧哗和焦躁搅动着的即将喷发的火山，甚至他的一两根白发，也在璀璨的灯光下微微地颤抖。

副导演是一个精壮的小伙，明显比导演更精力充沛，但他的嗓子已经哑了，看得出超负荷工作的他早已精疲力尽，车轮时刻有吱嘎一声停止运转的可能。所以，当一群跳广场舞的大妈怎么也搞不明白舞台上的站位时，他一声吼：阿姨，现

在请听我说！全场顿时鸦雀无声。

我只待了一会儿，就被这紧张的气氛弄得有些烦躁。不过片刻，便听到砰的一声，只见一支笔横空飞起，落在旁边坐满摄影师、飞行员和体育健儿的圆桌上。一个穿男士马甲的女场务歪了歪头，躲过圆珠笔的碎屑，而后愧疚地低下头去。导演的怒吼声，刺破高分贝的音乐，撞入现场每个人的耳膜。终于，因为年轻的女场务在嘉宾录制时插了一句什么话，导演心里残存的最后一点耐心瞬间炸掉。

我安静地坐在一片被吓出的寂静中，忽然想起在大连海洋博物馆曾经看到一条长达一米的鳎类鱼，它躲在窄小的只能容它一鱼之身的礁石缝隙中，一动不动。如果不是它的下颌正随着呼吸微微颤动，还有半眯着的偶尔眨一下的眼睛，人们几乎以为它没有了生命的迹象。海洋馆的工作人员说，这种鳎类鱼的寿命可长达三四十年，而眼前这条像进入冬眠一样的鳎，在海洋馆属于它的十几平方米的小天地里，已经存活了十六年，几乎可以算得上海洋馆的建馆元老。听说，这种鳎比乌龟还懒，除了吃饭，几乎不肯浪费一丁点儿多余的精力。我惊讶于它对环境的忍耐能力，在这样漫长的十六年时光中，它是怎样熬过无边无际的黑暗时日的？这里不是可以任它大展身手的海洋，它无需捕食，无需规避天敌，它只需要养尊处优地待在石缝中。可是，这跟坐牢有何区别？而这样的生活，远比海洋中与敌人的争斗，更需强大的力量应对。

想起新闻中报道过的一条瑞典的鳕鱼，被小男孩无意中扔进井底后，竟然在那里活到155岁，才安然去世。人类总是狂妄地认为，自己才是这个地球的主人，可是很多时候，我们往往没有一条鱼更能对抗这漫长枯燥的时光，并以强大的静止的方式，应对这浮躁尘世的琐碎烦恼。